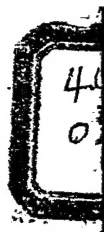


嵇
康
集



44.2241

02

魯迅三十三年集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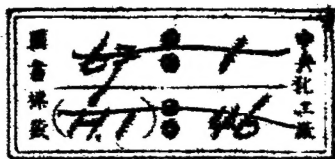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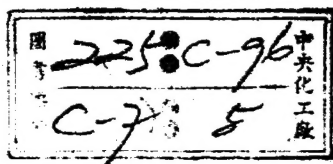
嵇康集

一九二三年



106559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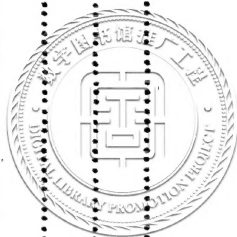
集

目 錄

序

第一卷

五言古意一首·····	一
贈兄秀才入軍十八首·····	三
秀才答四首附·····	六
幽憤詩一首·····	七
述志詩二首·····	九
遊仙詩一首·····	一〇
六言詩十首·····	一〇



重作六言詩十首代秋胡歌詩七首……………三

思親詩一首……………三

郭遵周贈三首附……………四

郭遵叔贈五首附……………五

荅二郭三首……………六

與阮德如一首……………七

阮德如荅二首附……………八

酒會詩一首……………九

四言詩十一首……………九

五言詩三首……………三

第二卷

琴賦有序……………三

與山巨源絕交書……………六

與呂長悌絕交書……………三



第二卷

卜疑

四三

穢荀錄下

四七

養生論

四七

第四卷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附

五三

答難養生論

五四

第五卷

聲無哀樂論

六六

第六卷

釋私論

八一

管蔡論

八六

明膽論

八七



第七卷

張叔遠自然好學論……………九一

難自然好學論……………九二

第八卷

阮德如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九三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九六

第九卷

阮德如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一〇四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〇八

第十卷

太師箴……………一二七

家誡……………一二八

嵇康集跋



跋

嵇康集逸文跋

嵇康集著錄跋



序

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在梁有十五卷，錄一卷。至隨佚二卷。唐世復出，而失其錄。宋以來，乃僅存十卷。鄭樵通志所載卷數，與唐不異者，蓋轉錄舊記，非由目見。王楙已嘗辨之矣。至于鮑刻，宋、元者未嘗聞，明則有嘉靖乙酉黃省曾本，汪士賢二十一名家集本，皆十卷。在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者，合爲一卷，張燮所刻者又改爲六卷，蓋皆從黃本出，而略正其誤，并增逸文。張燮本更變亂次第，彌失甚舊。惟程榮刻十卷本，較多異文，所據似別一本，然大略仍與他本不甚遠。清諸家藏書簿所記，又有明吳寬叢書堂鈔本，謂源出宋槧，又經鮑菴手校，故雖逐錄，校文者亦爲珍祕。予幸其書今在京師圖書館，乃亟寫得之，更取黃本、鮑對，知二本根源實同，而互有譌奪。惟此所闕失，得由彼書補正，兼具二長，乃成較勝。舊校

亦不知是否真出鮑菴手？要之蓋不止一人。先爲墨校，增刪最多，且常減盡原文，至不可辨；所据又僅刻本，並取彼之譌奪，以改舊鈔。後又有朱校二次，亦据刻本，凡先所幸免之字，輒復塗改，使悉从同。蓋經朱墨三校，而舊鈔之長，且泯絕矣。今此校定，則排擯舊校，力存原文。其爲濃墨所滅，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則曰：字从舊校，以著可疑。義得兩通，而舊校輒改从刻本者，則曰：各本作某，以存其異。既以黃省曾、汪士賢、程榮、張溥、張燮五家刻本比勘，復取三國志注、晉書、世說新語注、野客叢書、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選、李善注及所著攷異，宋本文選、六臣注，相傳唐鈔文選集注殘本，樂府詩集、古詩紀，及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胡纘宗本、藝文類聚、錫山安國刻本、初學記、鮑崇城刻本、太平御覽等所引，著其同異。姚瑩所編乾坤正氣集中，亦有中、散文九卷，無所正定，亦不復道。而嚴可均全三國文、孫星衍續古文苑所收，則間有勘正之字，因並錄存，以備省覽。若其集外如此，而刻本已改者，如「慙」爲「愆」，「寤」爲「悟」，或刻本較此爲長，如「遊」爲「游」，「泰」爲「太」，「慾」爲「欲」，「樽」爲「尊」，「殉」爲「徇」，「飭」爲「飾」，「閑」爲「閒」，「暫」爲「暫」，「脩」爲「修」，「壹」爲「一」，「途」爲「塗」，「返」爲「反」，「捨」爲「舍」，

「弦」爲「絃」；或此較刻本爲長，如「饑」爲「飢」，「陵」爲「凌」，「熱」爲「執」，「玩」爲「觀」，「災」爲「灾」；或雖異文而俱得通，如「迺」與「乃」，「忝」與「吝」，「強」與「彊」，「于」與「於」，「无」與「毋」，「無」其數甚衆，皆不復著，以省煩累。又審舊鈔原亦不足十卷，其第一卷有闕葉，第二卷佚前，有人以琴賦足之。第三卷佚後，有人以養生論足之。第九卷當爲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下，而全佚，則分第六卷中之自然好學論等二篇爲第七卷，改第七、第八卷爲八、九兩卷，以爲完書。黃汪程三家本皆如此，今亦不改。蓋較王楙所見之繕寫十卷本卷數無異，而實佚其一卷及兩半卷矣。原又有目錄在前，然是校後續加，與黃本者相似。今據本文別造一卷代之，並作逸文攷，著錄攷各一卷附于末。恨學識荒陋，疏失蓋多，亦第欲存留舊文，得稍流布焉爾。

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會稽 序

嵇康集第一卷

五言古意一首

各本皆作贈公穆詩藝文類聚卷九十引前六句亦云穆叔夜贈秀才詩也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

戢字從首嗽作各本

朝露晞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

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

維一作維○四字舊注各本及詩紀維作疑無注

雲罔

詩紀

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

翻本

詩紀

獨作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陵。鳥盡良弓藏，謀極

各本及詩紀

無身必

詩各本作心。吉凶雖在己，世舊校從路多嶮巖。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

攜手相追隨。

一作長相隨○五字舊注各本及詩紀文同一作無注

四言十八首贈兄秀才入軍

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曰嵇喜字公穆舉秀才○已上舊注各本

井前一首爲贈兄秀才
公程入軍十九首無注

鷺鷥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藝文類聚九十和鳴顧盼本及詩紀並黃
鷺鷥，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鷺鷥于飛，鷺鷥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泣涕如雨。

沐各本作泳詩紀同案作沐亦通泳或反誤也彼長川，言息其汜。陟黃本誤陂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

靡特；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游鱗。伊我之勞，有懷遐各本作佳人。寤言永思，實

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程本作濟本汪不朽。攬轡踟躕，仰顧

我友。

我友焉之隔茲山梁。各本作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若，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各本作盼百二十八引作盼五臣作盼三生姿。文選合下篇爲一首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槃遊于田，各本作般于遊田詩紀同其樂只且。文選榮作盤黃本田作畋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宛各本作怨彼幽熱，室邇各本作邈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朱各本作殊顏，誰與發華？仰訴各本作訊高雲，俯託清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各本作交黃鳥，願各本作願時各本作時弄音。文選作悟詩紀同注云集作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澹澹，山鳥羣飛。駕言遊之，各本作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文選作茲俯仰自得，遊心泰

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鄙人逝矣，誰可及？張箋本作與文選詩紀盡言及初學記卷十八引同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琴瑟張薄本作鳴琴文選同他本作瑟琴文

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五臣本文能不永歎！

乘風高逝，各本作遊詩紀同遠登靈丘。結各本作託詩紀同好松喬，攜手俱遊。朝發秦華，夕宿神洲。黃本

州作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琴詩可各本作自詩紀同樂，遠遊可珍，舍黃汪程本作舍詩紀同二張本作舍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

于人？長寄靈岳，怡志養神。

流代各本作俗詩紀同難寤，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爲一，四海爲各本及詩宅與

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黃本二張本作八成詩紀同程本汪本作無成澤雉雖

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字從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秀才答四首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春各本作青詩紀同禽翔，俯察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

人：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黃程二張本作義詩行，時逝各本作遊則鵲起。達

者鑒通機，各本作塞盛衰爲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各本作世俗安都邑可優遊，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

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各本作觀變安能遷？

飭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茂，案秀才詩止此已下當是中散詩

字而闕第四葉鈔者不察寫爲一篇後來衆家青鳥羣嬉。感寤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

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玄各本作芝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

仰噴程本瓊各本作瑞枝；棲各本作結心浩各本作皓素，終始不虧。

幽憤詩一首

嗟余薄祜，五臣本文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櫛綬。晉書及李善本母兄鞠張雙本作

育，有慈無威；特愛肆姐，晉書作好尤表本文選集注殘卷引李善注仍作姐舊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晉書

寵自放，李善此文選無此二句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善作託好老莊，善作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

全真。曰予文選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

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寤思憊，但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昔慙

柳下，各本三國志王榮傳注引魏氏春秋及晉書孫登傳引皆作柳下與此合今愧孫登；

內負宿心，外惡魏志王榮傳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余不淑，纓本

作嬰晉書文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六臣注文選作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訕，繫

此幽阻。實恥訟寃，二張本亦作寃晉書同他本及季善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

滄浪，豈晉書云能補雍雍○各本五臣離離李善離離鳴雁，厲各本作奮李善本文選翼北遊。

順時而動，得意無各本作忘晉書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晉書事與願違，遭茲淹留。窮達有

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

予五臣本文情。安樂必戒，晉書文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五臣本文獨何人，各本為

詩紀同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

吟，頤性晉書正俗卷八引同匡養壽。

述志詩二首

潛龍育神軀，躍各本作潛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義。慶雲未垂降，黃本

朝陽陂。悠悠非我儔，各本作匹□步肯詩紀同。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轅軻丁悔

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戚，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羣侶，杖策追洪崖。焦朋各本作鵬案當作

譚尤振六翮，羅者安所羈？浮遊泰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食各本作餐瓊枝。多

謝各本作念世間人，息各本作夙駕惑各本作咸馳驅。沖靜得自然，榮華何黃本足爲。

斥鷃各本作擅蒿林，仰笑鸞各本作神鳳飛。張雙本此下有注坎井蟾蛙各本作蛙

宅，神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繆，各本作謬

來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慷慨思古人，夢想見容暉。願與知己過，各本作遇舒

憤各本作其啟幽各本作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嶺，各本作嶺張溥本有注日夕不

知飢。玄居養營魄，千載長自綏。

遊仙詩一首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蔥。自遇一何高，獨立邊無叢。各本作遇無願想遊其下，踐路絕

不通。王喬奔各本作棄詩紀同案奔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

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岵，各本作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交各本作友家梧。各本作板

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六言詩十首

各本取每首之第一句別立一行爲子目詩紀亦然

惟上古堯舜，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尙簡樸慈，各本作慈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意。即喜字○三字舊注

各本及詩紀徑作喜無注

智慧用有，各本及詩紀此字案當作何爲，法令各本及詩紀滋章寇生，自各本作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

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寧。

名與身孰親？哀哉世俗殉榮！馳騖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貪黃本二張本勤苦不

生生厚招咎，金玉滿屋各本作堂莫守，古人安此蠹醜，獨以道德爲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位高勢黃本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臘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外似黃汪二張本作以推程貪汙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纓。各本

作櫻詩所以知各本作欲足無營。

楚子文善士，各本作仕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靖恭二字從古

惟二子。

老萊妻賢明，各本作名不願黃本作汪夫子相荆。將身各本作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采萍。各本

詩紀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棄背膏梁各本作梁朱顏，樂此雲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安，得志一世無患。

重作六言詩十首代秋胡歌詩七首舊校改爲重作四言詩七首注云一作秋胡行黃本

程本汪本張溥本並同惟張變本作秋胡行七首案六言詩十首蓋已逸僅存其題今所有者代秋胡行也舊校甚誤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各本及樂府詩集引首二句皆重言下放此古人所懼，豐屋蔭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恥接各本作倭樂府詩集詩紀同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黃犬，其志莫從。各本志作計詩紀同樂府詩集作其莫之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無各本及詩紀作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盈，張變本有注云害一作惡詩紀同好勝者殘。強梁致災，多事招患。張變本及詩紀招下有禍字注云一無事字案樂府詩集引無欲得安樂，獨有無憊。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令人疾。二字各本作枯顏回短折，下各本作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自令各本作今自樂府詩集詩紀同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于玄默。過而復悔，各本作遇過而悔詩紀同當不自得。垂釣一壑，各本作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氣各本作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于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岳，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練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于層城。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于層城。

思親詩一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恆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無各本作失詩紀

同 恃兮孤榮榮，內自悼兮歎各本作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

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机杖兮

涕洟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

廓無依，親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張雙本作告獨技二張本作收。淚兮抱哀戚。舊校作傷懷抱

未詳 所本 親日遠兮思日深，各本作日遠。思予心詩紀同。戀舊校作念。所生兮淚流襟。各本作不慈母沒兮誰予

作二張本 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遠各本作天。不聞，淚如雨兮歎成雲。各本成作青詩

成冰未 詳所 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詩三首郭遐周贈

亮各本作吾無佐世才，時俗所不各本作不。歸我北山阿，逍遙以相各本作倡詩紀

伴。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余與嵇生，未面分好章。原各本及詩紀改古人美傾蓋，方此

何不臧？援筆執鳴琴，攜手遊空房。栖遲衡門下，何願于姬姜？各本作予心好永年，年永懷

樂康。我友不斯各本作期卒，改計適他方。嚴車感各本作嚴東威發日，翻然將高翔。離別在

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黃本猶遲遲。宋玉汪本哀登山，臨水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

悲。數字從舊校我與嵇生，忽然黃本將永離。各本作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

清中，徘徊于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獨程本違。言別在斯須，怒程本焉如朝各本作飢。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程本上豈更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

巖穴隱傳說，空各本作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羣殊。所在有智賢，何憂不此各本

紀不詩同？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簡書。年各本時已過歷，日月忽其除。曷哉乎嵇生，敬德以各本

懷軀

詩五首郭遐叔贈

每念遘會

惟曰各本作日

不足。所往宵歸，常苦其速。歡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

適他俗。言駕有日，巾車命僕。思言

各本作念

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矣，視丹如綠。

案當有脫文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怵惕，惟思惟憂。展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

形留。心之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疆畫界，事利任難。惟予與子，本

黃本汪本字闕程本

作實張溥本作楚張雙本

不同貫。交重情親，欲面無算。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發不寐，耿耿

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歎。

黃汪二張本作怨詩紀同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與君子，窮年辛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如

何君子

案當作忽爾

超將遠邁。我情願關，我言

汪本二張本作心詩紀同

願結。心之憂矣，良以忉忉。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羣

相追，鷺鳥獨無雙。何必相响濡，江海自從同。各本作可詩紀容願各保遐年，各本作心詩紀同有緣復來東。

五言詩三首答二郭

天下悠悠者，不能各本作下京詩紀同趨上京。二郭懷不羣，超然來北征。樂道託蓬各本作萊詩紀同廬，

雅志無所營。良時邁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智自生災，屢使衆毀成。

豫子匿梁側，詩紀注云子一作讓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本

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黃本張本三子贈嘉詩，馥如幽蘭馨。戀士思所親，能不知各本作不詩紀同氣

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迹北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

我期，當年值紛華。坎懷程本作懷並程本作懷詩紀他本趣世教，各本作務詩紀同常恐纓各本作嬰網羅。義農汪程本

皇逸以各本作已遠，拊膺獨咨嗟。程本作明詩紀同戒貴尚用，各本作客詩紀同漁父好揚波。雖

程本逸亦以二張本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殫瓊漱朝霞。遺程本作遷物棄鄙累，逍遙遊太

和結友集靈岳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我各本同者古人何二張本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殖各本同植枳棘，心安各本同步各本同詩紀同

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避爵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龜，越稷二張本注云一作稷

詩紀同畏各本同作嗟王輿至人存諸己，隱樸各本同作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

茲，楊氏歎交衡。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五言詩一首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邁吾各本同數子，談慰臭如蘭。疇昔恨不早，旣面倅舊

歡。不悟卒永離，念隔悵增歎。黃汪程本作悵憂歎二張本作悵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良會各本同難。郢人忽

以各本同已逝，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灾患。未若捐外累，詩紀同紀

注云拾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在志各本同在各本同志各本同所安。漸漬殉

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休各本同自寬。南土埤各本同不涼，衿計宜早看。

各本同詩紀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五言詩二首阮德如張雙本答

旦各本作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程本城。顧盼詩各本作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

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我愛發誠。各本作恩愛發中誠詩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

形。隨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弘詩各本作古道，伐檀俟河清。

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黃本汪良誨壹何精。佳言盈我身，各本作耳援帶以

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我各本作可并。洙泗久以各本作已往，微言誰爲各本作共聽。曾

參易簪斲，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以守各本作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

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逍遙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自各本憩斯土，與子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

悟卒永離，壹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去各本路長。步顧懷想像，各本遊目屢大各本詩紀

同行。撫軫各本作增歎息，念子安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灾，榮子知所

康。蟠各本龜實可樂，明戒在剝腸。新詩何篇程，申詠增愷怍。張雙本舒檢字從刻本舊校爲

同 字 詔各本作詔 良訊，終然永蓋校爲來原字 厭藏。還誓必不食，復得各本作興 同林各本紀作
同 房。願子盪憂慮，無以情自傷。候各本作俟 路忘所次，各本作以 聊以釀來章。

酒會詩

各本并後四言詩之第一至第六篇題爲酒會詩七首舊校同

樂哉苑各本作苑 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臺各本 邈高時。林木紛交錯，玄池
戲魴鯉。輕丸斃飛各本 禽，纖綸出鱸鮪。坐原鈔作研依各本及舊校改 中發美讀，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
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
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四言

各本及舊校均以前六篇爲酒會詩而創其第七至第十篇復于第十一篇之前題云雜詩一首

淡淡太平御覽七百七十引作淵淵 流水，淪胥御覽作潛 而逝；汎汎柏御覽作虛 舟，載浮御覽作享 載滯。微嘯清風，鼓
楫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睨原字減盡今從舊校及刻本爲 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藻汜二字黃本空他本
作流詠舊校同

蘭芷，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汪本昧脩身，惠音遺響。

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張雙本作
惑詩紀同餌者懸。猗與莊老，棲遲永年；實惟龍化，蕩

志浩然。

蕭蕭蒼

原鈔作冷今依詩紀及
張溥本改他本皆作答風，分生江湄。卻背華林，俯沝丹坵。各本作坵詩紀
同注云一作瀾含陽

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俱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鵲，黃汪二張
本作藟

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豐各本作
穠繁。馥馥蕙芳，順風而宣。將御

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汎汎白雲，順風而回；淵淵綠水，盈坎而頽。乘流遠逝，自案或息
字之誤躬蘭隈。杖策答諸，納之

素懷。長嘯清原，惟以告哀。

抄抄案或抄
抄之誤

翔翬，舒翼太清。俯眺紫宸，仰看素庭。凌躡玄虛，浮沈無形。將遊區外，嘯侶

長鳴。神□不存，誰與獨征？

有舟浮覆，案當是縛纜是維。枯機松櫓，有若龍微。□津經險，越濟不歸。思友長林，抱樸山帽。守器殉業，不能奮飛。

羽化華岳，超遊清霄。雲蓋習習，六龍飄飄。左佩椒桂，右綴蘭荈。淩陽讚路，王子奉輶。婉孌名山，真人是要。齊物養生，與道逍遙。

微風輕

詩紀五臣本
文選均作清

扇，雲氣四除。皦皦

各本作皎皎

朗文選月，麗于高隅。與命公子，攜手同

車。龍驤翼翼，揚鑣踟躕。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各本作輝文選華幔長舒。鸞觴酌醴，

神鼎烹魚。絃

汪本
作玄

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疇

各本作同

文

克英賢？與爾剖符。

五言詩

各本無此三篇
舊校亦乙去

人生譬朝露，世變多百羅。苟必有終極，彭聃不足多。仁義澆淳樸，前識喪道華。留弱喪自然，天真難可和。郢人審匠石，鍾子識伯牙。真人不屢存，高唱誰當和？疑當作寂無爲獨步光庭側。仰首看天衢，流光曜八極。撫心悼季世，遙念大道逼。飄飄當路士，悠悠進自棘。得失自己來，榮辱相蠶食。朱紫雖疑當作雜玄黃，太素貴無色。淵淡體至道，色案當化同消息。

俗人不可親，松喬是可鄰。何爲穢濁間，動搖增垢塵？慷慨之遠遊，整駕俟良辰。輕舉翔區外，濯翼扶桑津。徘徊戲靈岳，彈琴詠泰真。滄水澡五藏，變化忽若神。恆娥進妙藥，毛羽翕光新。一縱發開陽，俯視當路人。哀哉世間人，疑當作人間世何足久託身！

嵇康集第一卷

琴賦

有序○文選作并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勸。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五臣本文選作氣歌舞之象，歷世五臣本代才士，竝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音聲；五臣本文選作聲音善作聲音者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

北堂書鈔百九藝文類聚四十四引並作岳

之崇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

高驤。

含五臣本文選作合

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蕤于昊蒼。夕納景

于虞淵兮，旦晡幹五臣本于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
 隱深，確鬼岑崑。互六臣注文嶺巖巖，岵岵五臣本嶺嶺。丹崖峻嶺，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
 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岷巍巍五臣本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五臣本而吐溜。爾
 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砥隈，鬱怒彪休。洶涌各本作騰薄，奮沫揚濤。滂汨澎湃，蜚蠊
 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回文選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抱山丘。詳觀其區土之所
 產毓，與宇之所寶殖。珍怪琅玕，瑤瑾翕施。叢集累積，免五臣本衍于其側。若乃春蘭被其東，
 沙棠殖五臣本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醴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文選李善
 其膚，惠風流其閒。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
 足思願愛樂矣。于是邈世五臣本之士，榮期綺季之儔，黃本二張本作疇文選乃相與登飛
 梁，越幽壑，援瓊枝，涉峻嶒，以遊乎其下。周旋永望，邈若凌五臣本飛。邪睨崑崙，俯矚海湄。指
 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悟時俗之多累，仰箕山之餘輝。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文選
 以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于騏驎五臣本，
 隅，欽泰容之高吟。顧茲梧五臣本而與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斲書鈔二百九引孫枝，準量所任；至

調均。華繪彫琢，作五琢臣本

1

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

龍鳳之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爚，張燮本作燦，文選四十五引同。及藝文類聚四十五引同。發采揚明。何

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嚳。黃本嚳作嚳二嚳類本嚳作嚳同亮。何其偉也。及其

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參發竝趣，上下累應。蹠蹠礧礧各本作蹠蹠，張溥硤硤，美聲將興。固

以和昶而足耽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書曰鈔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五臣本兔淫衍。

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遷而競趣，翕輳輳五巨本而繁縟。狀若崇山，又

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叢叢。書鈔兩兮拂帽頰，一作紆餘髮。五臣本縱橫逸，霍蕩紛葩。一作儼

容節，應變合度。號名素素，安軌餘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五巨本，文頤以妥。終流黃

作風文
余鑒于
黃汪程
本作乎
李善本
秦素。
苦巧高
軒飛現
黃夏周
尋，冬
夜書鈔
作蕭青
明

選同前卷三文選同二張本與此合
書鈔月垂光所衣翠綵要散流芳千是
鈔月垂光所衣翠綵要散流芳千是
鈔月垂光所衣翠綵要散流芳千是

作明
月垂光
新衣翠
彩綵
綉
衛
方
于
是
器
冷
洽
書
鈔
引
同

絲
謂
心
閑
手
每
觸
拉
奴
志
叩
意

月擲衣池作綠 才中奏清衛邪祿唐堯終詭譎于寬明弘潤優遊蹉跎 拊本本作持

安歌新聲代起歌巨淩作陵
扶搖兮憑濤兮要死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影翩翩

- 36 -

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常思。各本作長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陵陽，度巴人。變用雜而竝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鷄遊絃。更唱迭奏，書鈔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俗，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書鈔百九兩引皆作乃。有一切，承閒籛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文選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忝。字文選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閒遼故音庠。各本作庠文選絃長故徽鳴。性潔黃本注本聚同。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書鈔情矣。是故懷感李善本作感者聞之，則黃汪二張本莫不惻懷。書鈔惻懷。愴愴傷心。含哀懊悞，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歛愉權釋，忡舞踊溢。留連瀾漫，黃本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怡養悅愉。文選怡養。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觴類而長，五巨本文選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李善本中和以統物，咸

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時也，此三字書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狄牙喪味。天吳踊躍于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于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感天地以致和，況蛟行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悵悵琴德不可測兮，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二本作誰五臣能珍兮，能盡雅琴惟至人兮！
本文選同

與山巨源絕交書

康白：此二張本無足下昔稱吾于潁川，吾常五臣本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尙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五臣本不知之。晉書康傳引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還字無不知之。之下有也字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五臣本刀，謾各本作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而黃本字無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

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晉書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五臣本達下有入字，則書文選同。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有知字。堯舜之君，晉書各本作居世，許由之巖棲，五臣本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文選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晉書作意氣，所託注云一作先，亦各本字，無文不可奪也。吾五臣本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御覽四百九十引，皆作加少，孤露，母兄見驕，海錄碎事卷九，驕恣，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御覽不御覽，傲散，簡與禮作梳也。每常作御覽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御覽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晉書作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頽，任實御覽引皆作實，之情轉篤。此猶各本選類聚同。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縷，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鏤，黃本變以嘉肴，愈各本選集注殘本中存此篇作愈類

作愈引亦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
 傷，唯飲海錄碎事卷七酒過海錄碎事引無過字唐本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晉
 仇字如下有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唐本無賴字又無耳字吾李善本以各本無以字五
 本有文不如嗣宗之賢，晉書作資唐本亦誤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晉書情，閤五臣本于機
 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唐本
 經云案鈔陸善朝廷有法，自惟唐本爲選注云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唐本
 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
 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蟲，類聚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唐本爲服字注
 也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五字原舊校所加文選效異云袁本茶陵
 注本亦無又字唐本同喜作而人閒多事，堆唐本案鈔推爲堆也案盈机。注程張箋不相酬答，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之。各本作久文選同類聚二十一四不堪也。不喜唐本文弔
 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舊校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懼各本作懼選唐本及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

唐本文俗人，而案唐本而爲注云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原作琴及文選類聚改各本聒耳。蠶塵臭處，千變百伎，五臣本伎爲依各本及類聚改文選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執掌。萬機文選作機務類聚同唐本纏其心，世故煩尤聚同唐本作煩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閒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閒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類聚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五臣本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唐本無濟之。禹不迫黃程二張本作逼晉書及唐本文選同伯唐本文選同成子，高全其節晉書也。仲尼不假蓋于唐本無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二張本作逼晉書同他本作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各本知下有者字晉書及也。足下見直木爲桷，蓋不欲二張本欲下有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五臣本文選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此似各本字無李善本文選同唐本作以注云陸善經足下度內耳。

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自以二字各本作已，李善本文自以嗜臭腐，食鷺雛以死鼠也。吾頃案唐本選注云：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唐本文心于寂寞，張本選注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各本字無李善及唐不能堪其唐本文選注云：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途窮，作晉書斯選作則已耳。足下有無事冤之，令轉于溝壑也。案唐本文選注云：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冤各本作懷晉切。女年十三，男兒各本作年晉書及文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晉書疾願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晉書守陋巷，教養字類案子孫，及晉書滅此字各本時五臣本文選與親舊敍離黃汪程本同晉書及五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作孟彈琴一曲，志願晉書畢矣。足下若騁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疏，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唐本文榮華，獨能離之以各本以下有爲快，此最近之可得五臣本文選言耳。唐本文選注云：然後唐本文選字無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因作文選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唐本文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相致，共晉書作時爲歎，張本選同李益，一旦迫之，必發各本發下有其字唐狂

疾。自非重怨，晉書不至文選至下有此也。野人有快炙背，各本背下有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呂長悌絕交書

康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各本以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此數面相親。足下篤意，遂成大好。猶各本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文選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引作閑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各本而下都去年向吾張華王孫野客叢書二十七引與此合。我本作有言，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下不得各本迫之，故從吾言。聞令足下，因其順吾，與之四字各本順親，蓋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不擊各本亦遂改為擊舊校都，以子父交人野客叢書同六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與意足下，陰自阻疑，密表擊各本野客叢書引作擊都先首服誣都。此為都故，信吾又手疑當作非各本無舊校亦刪。無言，何意足下包藏禍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言。今都獲罪，吾為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人二字各本作古之君

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書各本別恨恨。嵇康白。

稽康集第二卷

卜疑各本疑下有集字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大道既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所在，若鳥之逐各本追，鸞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德士，樂川上之執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既沒，誰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于數術。乃適太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父乃危坐，撲黃本作操，善拂各本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曰：「吾寧發憤陳誠，諱言帝廷，各本庭不屈王公乎？將卑懦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

弘覆施而不德乎？將進趨世利，苟容儉合乎？寧隱居行義，推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諧二張本作晚滑稽，挾智伴迷，各本作爲智囊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追各本作進伊摯，而友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依二張本補他本作舒翼揚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隨時，陸沉無名，雖若人閒，實處冥冥乎？將激昂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并，所在必聞，恆熒熒各本作營營乎？寧寥落閑黃本作閒放，無所矜尙，彼我爲一，不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義農而不及，行中路而惆悵黃本作悵乎？將慷慨爲壯，感慨爲亮，各本兩爲字上均有以字概作槩，上干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各本作矯抗，常如失職，懷恨快快乎？寧聚貨千億，擊鍾鼎食，枕藉芬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飲，倚岳各本作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共敝，各本作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水之女，各本作潁水之父舊校從之水上一字爲所誠不可辨案蓋白字也，兩神女浣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云云，見文選司馬長卿雞蜀父老李善注及御覽六十三引莊子舊校甚非，輕賤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秦伯各本作之隱德，潛讓而不揚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聃之清淨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變化，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系束縛，而終立二張本作成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

高談從容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泉各本其志乎？將如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于柳季，公孫不歸美于董生，賈誼一當于明主，絳灌作色而揚聲。況今千龍並馳，萬驥俱各本征，紛紜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于老成哉！太史貞父曰：『吾聞志各本人不相，達人不卜。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見素抱朴，各本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梁可以遊，各本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于南溟，又何憂于人間之委曲！』

嵇荀錄亡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類聚七十五引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妖五臣本妄者。類聚此皆兩失其情。請五臣本字無類聚同試粗類聚二論之。夫神仙雖不目五臣本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特受異氣，稟之

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于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鬢，醇醪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于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喪于外；猶君昏于上，國亂于下也。夫爲稼于湯之二張本字他本有注云，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案二張本及六臣本文選均有於字焦爛必一溉者一無之字。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作原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六臣本文選一過作是也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于情，憂喜不留于意。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心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畝十下黃汪程本注云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文選攷異云茶陵本此下有也字云五臣無袁本云善有今案御覽引亦無王莽野客叢書八引同又以斛當作斗因舊書斗爲誤傳寫而誤○六臣本十下有一田種一也，至于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利，各本

作御覽同 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愚智所共二張本字無五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

頸處險而癭，齒居晉原諺程本同今依他本及文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

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無使明；兩無使類聚均作薰之使黃，而無

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

也。而世人不察，惟二張本字無五五穀是見，御覽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

府藏，醴醪煮文選御覽作黃汪程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銷御覽作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外內李善本文選作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風寒所災，

百毒所傷。中道夭于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于措身失理，亡之于微，積微成

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縱少覺悟感歎，

恨于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于未兆。是由五臣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

痛之日，五臣本文選爲受李善本文病之始也。害成于微，而救之于著，故有無功之治。五臣

理選作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

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李善本文選作性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

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溝各本作賦文選同御覽七十五引作

劑，而泄之以尾閭；張溥本于此有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

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于內，物誘于外，交除文選除相傾，

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目五臣本文選作自識。譬之各本作猶豫章，生七年然後

可覺耳。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竟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

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

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二

本作泊五臣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然

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綏以五絃。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

身存。若此以往，庶二張本作想文選同世說可引世說注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爲其無有

集 康 稔

嵇康集第二卷

作三
不字
可世
養說
生注
引
哉？

嵇康集第四卷

黃門郎向子期難養生論

原鈔本春向子期難四字從黃本及舊校加張燮本作向秀難養生論案本或爲答向

子期難養生論黃門郎即答向期之譌而奪子字難字康之所答亦不別爲一篇也

黃門郎向子期

此各本無六字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古人之所脩也。至

于絕五穀，去滋味，

寧作各本

情欲，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于造化，與萬物

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于草木，

各本重

不能避風雨，辭斧斤；斤斧黃本作殊于鳥獸，各本重

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

與無智同。何貴于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得各本字無舊核亦刪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

何貴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于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崇高莫大于富貴。然則各本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各本已下行義于下；富

則所欲得以各本以下有字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開各本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但當求之以道，不苟非各本三字奪義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歛各本不溢，若此何爲其傷德邪？或觀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唱程本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殖作植本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命各本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者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博碩肥腍，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實降神祇。神祇且猶重之，而況于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日思五色，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令各本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勺藥爲荼蓼，西施爲嫫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于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已上二十字原鈔奪善也之聞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之未各本作見。此殆景響之論，何言而不可各本得下得。縱時有耆壽原鈔二字無依者，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原作上顧校

改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邪？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服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舍聖軌而恃區種，離親棄歡，約己苦心，欲積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景尸居，與木石爲鄰，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藥而蔬食，無罪而自譴。黃本疏本目幽。追虛微幸，功不答勞。於以各本作此養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理也。長生且猶無歡，況以短生守之邪？若有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原鈔無此五字，据各本及舊校加案。無者是也。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李善注引養生有五難云云十一句爲康答文。

而稱向秀難嵇康養生論卽爲
唐時舊本亦二篇連寫之證

答曰：所以貴智而尙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

識立則心各本作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之于內，而接于外，祇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夫嗜欲雖出于人，日本丹波宿稱康賴醫心方二十七引人下有惟字而非道德各本字奪程本之正。猶木之有蝎，程本查下雖木之所生，而非木之所黃本無宜也。故蝎盛則木朽，欲勝則身枯。然則欲與生原作身依各本不並久，文一云木與蝎不並生。○已上八字原是正名與身不俱存，略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厚各本生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之人，知酒色各本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于物，知正其身，不營于外。背其所凶，守各本其所吉。各本此所以用智遂生，養一示蓋疑當作不盡各本無之道也。故智之所美，黃本美其養各本生，而不羨生之爲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靜各本而輕身，勸欲各本而鈔各本字奪案當是動字原而賤生哉。且聖人實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君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也。三字各本富各本不可無主而存，主不能無遵各本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且抑使由其道。猶各本而不爭不可令，各本令下有其力爭三字舊校亦加案不爭。故許其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

俗之各本無字談耳。不言至人當食富貴也。至各本無字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物爲心，在宥羣生，

由身以道，與天下同于自得。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饗萬國，恬若素

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忽若布衣。各本無字在身也。各本無字故君臣相忘于上，蒸民家

足于下。豈勸百姓之尊己，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子文三顯，色

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令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沖粹之美。二人

各本無字皆得富貴于其身中，各本無字不以人爵嬰舊校于嬰下加心也。各本無字故視榮辱如一。由此

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于閭室；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

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

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邪？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患各本無字在于多犯，各本無字

亦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結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任各本無字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

室。恬愉無原作遷程本作逸今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

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斂，然後乃富哉？君子之

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舊校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

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莫各本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隱約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黃本仍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大于無憂，富莫大于知足。此之謂也。

難曰：感而思室，飢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黃本作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于智用，不在于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瞽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粳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恆，字從舊校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欲動則糾之以和。使智止，各本上恬性足于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舊字從舊校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嘗染于口，聲色已開于心，則可以至理遺之，多算舊字從舊校勝之。何以言之？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黃本作止其所不得，則未各本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于

煇醴，食食者忍飢于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各本恨下有向字不得酣飲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惡爲貴，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得各本移也。苟云理足于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于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也。黃本及本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賒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讎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交正各本奪亦舊校雖小不犯，身讎賒各本字奪雖大不棄。然使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下之輕于其身，酒色之輕于天下，七字原鈔奪從又可知矣。而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豈非背賒而趣交邪？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原鈔近下有一四字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程本故終始無虞。此與夫耽欲而快意者，何殊閒哉？

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疏于導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尼窮理盡性，

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惑愚，有百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歲之論，奚所怪哉？且凡聖人，有損己爲世，表行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飲勤躬，經營四方，心勞形困，趣步失節者。各本或奇謀潛遶，當作構各字奪爰及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奪。各本者字奪或修行各本以明汗，顯智以驚愚，藉名高于一世，取準的于天下；又勤誨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視若營四海。神馳于利害之端，心驚于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于內視反聽，愛氣蓄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柏，不殊于榆柳也。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于灰壤，各本奪已則中年枯隕。樹之于各本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其內，各本二字無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精之原鈔字無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御覽八百二十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瘦者遲竭。斷可識矣。思各本字無圍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弊。各本作斃舊校同案當作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

命矣。

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既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故

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質各本于初九，吸朝露作各本以濟神。今若以春各本酒爲壽，則未聞高陽有案當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悅各本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飢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創黃汪二張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雁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于五穀，生民不足受德于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唯各本菊芬梁各本稻各本聘享嘉會，則唯各本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液，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處，汪程二張竭原作獨或濁之譌今辱精神，染汚六府。鬱穢氣蒸，自生災蠱。饕淫所階，百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流泉甘醴，瓊蘂玉英。留各本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其各本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藏，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舊字從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然各本哉？故赤斧以練丹，蘋髮，涓子以朮精久延，偃佺以松選實方目，赤松以水選郭璞詩注引同玉乘煙，務光以蒲萐長耳，叩疏以石郭璞游仙詩李隨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昌容以蓬萊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爲最，而上藥

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目未之見，謂無其人，即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校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市朝，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見者謂書籍妄記。劉根遐張煥本寢不食，或謂偶能忍飢；仲都冬僂而體溫，夏裘而身涼，桓譚謂偶耐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黃本，則阮生謂之逢占。而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揚雄謂好大爲之。凡若此類，上以周孔爲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爲鞭策，欲罷不能。馳驟于世教之內，爭巧于榮辱之間，以多同自滅，思不出位，使奇事絕于所見，妙理斷于常論；以言通變達微，未之聞也。久慍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着，謂之自愁。以酒色爲洪養，謂長生爲聊聊。各本作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爲歡者，必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也。夫俟此而後爲足，謂之天理自然者，皆役身以物，喪智各本作志于欲，原性命之情，有累于所論矣。夫渴者唯水之是見，酌者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于有疾也。今若以從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澗者非過，桀跖之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理誠微，善溺于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物以知之。各本之下有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人從少至長，降張殺好惡，有盛衰，或稚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所悅，謂不可奪，值其

所醜，謂不可歡；然還城各本易地，則情變于初也。各本苟嗜願各本有變，安知今之所耽，不爲敗各本腐各本之所賤，不爲奇美邪？假令廝養暴登卿尹，則監門之類，蔑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飢殍者，于將獲所欲，則說各本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原鈔五字或有厭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疏之時。蚺蛇珍于越土，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于華黃本夏，裸國得而棄之。當其無用，皆中國之蚺蛇，裸國之黼黻也。若各本以大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主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翫，而賤蘭茝；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無主于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有主于中，以內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志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充屈也。得失無以累之耳。且原無此字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竝用矣。由此言之，不若無原書以上十一字喜可知也。然則有無字樂豈非至樂邪？故各本被天和以自言，各本然作以道德爲師友，翫陰陽之變化，樂各本長生之永久，因各本自然以託身，竝天地而不朽。

者孰享之哉？

養生有五難：

名利不滅，尤表本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作滅唐寫本文選集注引李

此一難也。喜怒不除，善曰作滅尤本蓋誤聲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虛精散，各本轉

發舊校同尤表本文選注引作神虛精散心方引作此五難也。尤表本文選注引李善注俱

有蓋尤本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引作心方陽，不能不回各本

方引其操，四字御不夭其年也。五者無于胸中，則信順日濟，御深覽玄德日全。不祈喜引作心方

而有御覽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都所各本之字醫心方效舊校同御覽作所歸又無也。

然或有行踰會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本及舊校加各謂人黃汪本理已畢，

以此自藏。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延年哉，各本未之聞也。醫心方引云無甚泰之累

已上七句作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高于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言各本貴。

此于用身甫與鄉黨黃汪張溥本字闕程齒者各本同耳。以言存生，蓋闕如也。或棄世

不羣，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無益于短期矣。或瓊糈既儲，六氣並御，而原鈔而下有不字各

下當有奪文其能含光內觀，凝神復樸，棲心于玄冥之崖，含氣于莫大之渙者。則有生各本可

新康集第四卷

郅，各本作郅，可存。各本作年可延也。凡此數者，合而爲用，不可相無。猶轅軸輪轄，不可一乏于輿也。然人若張樊本皆偏見，各備所患；單豹以營內忘外，各本作斃；張穀以趣外失中。齊以誠濟西取敗，秦以備戎狄自窮，此皆不兼之禍也。積善履信，世屢聞之；慎言語，節飲食，學者識之。過此以往，莫之或知。請以先覺，語將來之覺者。

嵇康集第五卷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于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養于金石。安樂之象，形于管弦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弦，識黃本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
若有嘉訊，各本訊下有字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令各本作念二張本有注云或作歷世，溢于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資各本資貴本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各本成下有故字舊校亦加案無者爲長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各本遭下有字濁亂，其體自若，而無各本不作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比，各本化聲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極，故各本字舊校亦刪因其所

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淫。因事與名，物有其號。哭謂之哀，歌謂之樂。各本以上十
亦刪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
實，歌舞字從舊校非悲哀疑當作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世說新語文學不同；
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戚。各本然其作而哀樂之懷情各本均也。今用均同原鈔，
黃汪程本同今據世說注引補二張本作一，世說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世說注然聲音和比，感人
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哀切之言。各本作切哀言比
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于和聲，情感于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
哀心藏于二張本又于心下加之字蓋俱不當有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
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各本三字無舊校亦刪案其所覺悟，唯哀而已。
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自已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
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慙懼，凡此八者，生民所
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也。夫味以甘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
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各本謂之憎人所喜則謂

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外內張雙本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原鈔二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自當，以感情而後發，各本無此三則無係于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探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歎美邪？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

秦客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不見也。夫心動于中，而聲出于心。雖託之于他音，寄之于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至；各本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察各本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驗于曲度哉？心感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不可得逃。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聲衆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起，各本但不當其共各本二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名實俱去邪？又云：季札原作體因札謾風又爲

禮而論也。今探詩觀禮，以別風雅。仲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與？且師襄奏黃注：正各本作子。

字同程本不誤。操而仲尼親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

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原鈔作終，據各本及舊校改。其吉凶矣。是以前

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邪？

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殊萬，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于常音，不借驗于曲度。鍾

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哀，各本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獨不能御外形以自

匿，誑察者于疑似也。爾爲己就四字各本作以，舊校同。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樂耳。又曰：季子聽

聲，以知衆國之風。師襄奏操，而仲尼親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德，與風俗之盛

衰，皆可象之于聲音。聲之輕重，可移于後世，襄涓之巧，又各本能得之于將來。若然者，三皇

五帝，可不絕于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韶武之音有定數，不可

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于是乎躓矣。若音聲之無常，原鈔

鍾子之黃汪本，觸類，其果然邪？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誣矣。

此皆俗儒妄記，欲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四字從舊本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推，

張變本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于當時，慕古人而歎息。各本作斯二張本所以大罔後生

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足，黃注二張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于

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麻不能紀耳。各本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

賢愚，此爲聲使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夫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

物之自然也。至于愛與不愛，喜與不喜，原鈔下三字誤入下文物字人情之變，統物之理，唯止

于此。然皆無豫于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遘于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

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其名號耳。不謂哀樂發于聲音，如愛憎之生于賢愚也。然

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醞酒。各本作酒渣之發人性。各本作情也。酒以甘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

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猶各本字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于內，而色應于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

疑。夫聲音，氣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降。張變本作隆答文殺。同

見役于一身，何獨于聲便當疑邪？夫喜怒章于口，各本作色哀樂亦宜形于聲音。聲音自

當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程本當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瞽瞍面牆

而不悟，離婁照秋毫于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

主人答曰：「難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樂黃本亦降殺。哀樂之情，必形

于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首陽之飢，卞和之

冤，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瞻各本之怖，祇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彈之微，則

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身者，斯

各本于識之也。設使從下出，黃汪二張本字奪則子野之徒，亦當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

南風之盛衰。別雅鄭之淫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嘯，熏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易牙嘗之，必

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踰筌便出，無主于哀樂，猶徒酒之囊漉，雖

筌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各本二字含哀樂之理邪？黃本且夫咸

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者也。各本二字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

體，而傳其心；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于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

擊石拊石，八音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

有自然之和，而無係于人情。克諧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聲，得于管弦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

秦客難曰：「雖衆喻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牛鳴，知其三生作子下三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字從舊校各本作楚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知其喪家。凡此數事，皆效于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或安。若能明斯張燮本作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重聞之。」

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忘字各本奪言。是以前論略而未詳。今復煩尋環之難，敢不自一竭邪。夫魯牛能知犧歷之喪生，哀三生之不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于獸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連。若謂鳥各本作鳴獸皆能有口滅其原字改作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解作稱本其語而論其事，猶傳譯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爲知者，爲當觸物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不各本作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之之理，何以明之？願借子之難以

立鑒識之域焉。各本或當與關，接識其言邪？將吹黃本律鳴管，校其音邪？觀氣採色，知其心邪？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老于馬，而誤言鹿。察者故當由鹿以知各本馬也。此爲心不係于所言，言或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言于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于聰明哉。夫言非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趣各本舉一名，以爲標各本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苟無微不照，各本五字無理蔽本及舊校改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張變本此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全乎？又難云：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作信又吾之所疑也。請問師曠北堂書鈔一百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正識楚風，各本國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敍剛柔之分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多吹中呂，其音自滿而無損也。今以晉人之氣，吹無韻案當之律，楚風安得來入其中，與爲盈縮邪？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校理之地，無取于風律，不其然乎？豈

獨師曠

已上四字書鈔引作子野案獨字當衍

博物多識

各本作多識博物

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神

微。

書鈔引作微下有者也二字

若伯常、竊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

何由知之？爲神心獨悟，聞語而當邪？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也。各本

字故知其喪家邪？若神心獨悟，聞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原鈔曰據各本及舊校改聽啼，無取驗于

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于音，

猶形之于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

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激氣爲聲，何異于籟簫納氣而鳴邪？啼聲之

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各本作談而不能令內

張變本作籟簫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簫不因慧汪

程張溥本作嘉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明爲二物。二物各本物下有之字誠然，則求情者不留觀于形貌，按

心者不借聽于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于考試，各本作考而

專信昨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于前世好奇者，從而稱之哉？

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差走，所以全也。今各本無字吾心未厭，而言於各本無字難，復更從其

餘。今平和之人，聽箏笛批把，各本作瑟，下放此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狡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衆。苟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于聲音，歸衆變于人情，得無知彼不明此哉？

主人答曰：『難云：批把箏笛，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誠張變本所以使人常感也。批把箏笛，閒促而聲高，變衆而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使各本形躁而志越。猶鈴鐸警耳，而各本鍾作鐘張變本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則各本思將帥之臣；蓋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閒各本調聞本遼而音埤，變希而聲清，以埤音御希變，不虛心靜聽，則不盡清和之極。是以聽靜而心閑也。夫曲度黃本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情一；變妙，故思專。狡弄之音，挹衆聲之美，會五音之和，其體膽而用博，故心役各本于衆理。五音會，故歡放而欲愜。然皆以軍、複、高、埤、善、惡爲體，而人情以躁靜專散爲應。譬猶遊觀于都肆，則目溢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則思靜各本上二十六字以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亦止于張變本躁靜耳。夫曲用每殊，原抄本已以上十五而情之處變，猶滋味異美，

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

盡乎

黃本作於

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樂于其閒哉？然人情不自

各本無

同，各

各本師所

解，則發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有主于內，不

爲平和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

皆由聲音也。且聲音雖有躁靜，

黃汪二張本重有躁靜

字舊校亦加程本無

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何以

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于彼，導樂于此也。其音無變

于昔，而歡感竝用，斯非吹萬不同邪？夫唯無主于喜怒，亦應

原作未應今正各

無主于哀樂，

故歡感俱見。若資不

各本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

衆情邪？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

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于歡感，綴虛名于哀樂哉？

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發。是以酒酣奏琴，而歡感並

用。此言偏并

案當作重

之情，先積于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感者遇樂聲而感也。夫聲音自

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

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于聲音有定理邪？」

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感者遇樂聲而哀耳。即

如所言，聲有定分；假使鹿鳴重奏，是樂聲也；而令感者遇之，雖聲化遲緩，但當不能便各本

變令歡耳。何得更以哀邪？猶一燭之火，雖未能溫一室，不宜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

樂非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感並用者，直至各本和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

自盡耳。難云：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哀者，或見机張溥本作机字

此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

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無各本作見案机杖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

感，莫不自發也。」

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感並用。欲通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

心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感，不感則歡，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感之傷，笑是歡

之用也。各本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覩其哀涕之容，而未會見笑矇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

爲體；故其所感，皆應其度。黃本度下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精各本壹而思專邪？若誠能

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矣。」

主人答曰：「雖人情感黃本于哀樂，哀樂各有多少。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

容程本壞，甚悲而泣，哀之方也。小歡顏悅，至樂而笑，各本作心愉樂之理也。何以言各本之夫至

親安豫，則怡然自若，各本作恬然所猖狂各本作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扑不及僂。由此言

之，僂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嚔，雖出于歡情，然自以理成；又非各本六字舊校亦刪自

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

得則神合而無變。各本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原鈔四字舊校加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

笑嚔之不顯于聲音，豈獨齊楚之曲邪？今不求樂于自得之域，而以無笑嚔謂齊楚體哀，豈

不知哀而不識樂乎？」

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則各本移

風易俗，果以何物邪？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滄各本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

之音，案此下當有奪文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極，風俗移易，奚由而濟？黃本重

聞之，以悟所疑。」

主人應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張本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

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于上，臣順原鈔四字奪依于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

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

其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原鈔五字奪依于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

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張本致而明

之；使心與理相順，氣各本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于金石，含弘光大，

顯于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濟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不謀而成，各本穆然相愛；

猶舒錦布綵，各本綵上奪布字下燦炳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于茲，太平之業，莫顯于此。故

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然各本無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

人之所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本各本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各本人情所不能已者

也。是以古人知情各本情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各本欲下不可絕，故自以爲致。各本

其所故字各本無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

檢，則使遠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使各本絲竹與

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于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忘，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以下當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有各本以下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御黃本作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大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羹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歎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淫各本荒無度；則風以此度，俗以好成。尙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于和聲，配而長之，誠動于言，心感于和，風俗壹成，因而名原鈔字奪據汪之。然所名之聲，無中黃本空闕張于淫邪也。淫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足以觀矣。」

嵇康集第六卷

釋張溥本私論

夫原鈔字無據各本稱君子者心無晉書措原鈔作措據各本及晉書乎是非而行不違

乎原鈔字無據各本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晉書於矜尚體亮心達

者情不繫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

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主張變本作衷

以通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達道爲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

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各本有何患無以當作生爲貴者是賢于貴者各本

亦舊校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于黃本有措矣是故伊尹不惜舊校賢于殷

湯故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嫌各本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善各本于齊桓故國

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晉書無此二字曰：君子行其各本字無道，忘其爲身。
 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于有慶各本作慶，後諸慶字放此而後行也。任各本心無窮各本，而賢與慶各本。
 同晉書同不識各本作識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于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慶
 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各本云下有一作終
 字案當是注文在前志道存善，心黃汪張變本字闕張而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
 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
 夫雖性各本善者，不原鈔字奪據各本及舊校加離于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于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
 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夫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
 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
 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
 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也。各本故物
 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體，各本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擬足
 公途；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于是乎同疑當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

欲各本之俗本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臆顯盜，晉文愷悌，勃程本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覺，言納名稱，漸離告誡，一堂流涕，然斯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猶各本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亦甚其所病也。各本亦甚二字舊校乙甚字于所字下非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于病矣。各本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猜各本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四字原鈔奪據一作猜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以各本準其理，各本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公原鈔改各本校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于是觀之，非似非非，案非下當更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

而曰善人也。

然背顏退讓。

各本無議而含依各本改私者不復各本復下耳。

抱至程本作惡他

字各本無者誠原作議據各神以喪于所感各本而體以溺于常名心已本

作制于所懼而情有所繫各本作情有口口所繫原鈔于有下奪二字容管顯續四字當誤各本

咸自以爲有是而莫實乎己未有攻肌功各本作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

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

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明

各本爲措而闕于措是以不措爲拙以致各本二措爲工唯懼

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

于茲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于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

僞怠之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旣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陰

各本之可以無景而

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措

類聚二十二引作惜與原鈔

之可以無患而恨措類聚仍作情之不

以

類聚作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榮恭各本幸臨耽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

抱隱各本作僞類顧私二字原鈔無據各本及舊校補御而身立清世匿非二字御

信著明名張變本者也。是以各本二君子既有其質又親其鑒貴夫亮達布類聚而存之

惡夫矜吝，棄而遠御覽作遠之。所措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御覽作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御覽作立而是非允當。忠感明類聚明下有於字二張本同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于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黃汪程張溥本無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必各本奪字寐。自有安字。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程本作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各本作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今第五倫各本第五下有字後放此顯情，是非案非字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齊于必原作不據盡也；言多吝者，不具于不言而已也。各本字無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程本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于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載。各本且明父聖兄，曾不能鑒凶惡。各本惡于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于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于理不通，心所未安。黃本作無所願聞其說。」

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王各本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各本誅下有以權。權事顯，實理張溥本沈。各本沈注。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爲頑凶，方爲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父各本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各本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程本，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徵禍各本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鍾

德；戮撻程本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體，古今之明義也。已上七字各本奪誤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內必案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耳。各本然論者承各本名信行，便謂各本管蔡爲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各本任頑凶也。頑凶各本不容于明各本世，則管蔡無取私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開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有各本言之故，有緣舊校刪有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活攝，邵奭各本不悅。推黃本此言之，各本則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內外兼敘，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將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

有呂子類聚十七引下有春者，精義味道；研核類聚是非。以爲人有膽可無黃汪程

樂明，有明便有膽矣。稽先生以爲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必類。各本作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于見物，或勇于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于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類聚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字本則達黃汪程張理失機。故子家輒弱，陷于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所宜無疑。故略舉一隅，想不重疑。』

呂子曰：

三字據二張本加他本及原鈔並無

『敬覽來論，可謂誨來論，可謂誨來論，可謂誨來論。』

各本亦不加者矣。夫各本無折理貴約而

字無

盡情，何尙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鵬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據各本加無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于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沈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平王賀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與。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儔，黃汪本作。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觀夷塗而不敢投足，階雲路而疑于

迄泰清者乎？若思弊案當作愚蔽之倫爲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各本作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軀于虎吻，穿窬先首于溝瀆，而暴虎馮河，愚張鑒本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煩各本作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聘辭。

「夫論理情性，各本作性情折作析引異同，固當各本奪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摭摭所見，此爲好理綱案當作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刺諷二字依舊校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闢惑，明所不周，何害于膽乎？各本乎下有明字舊校亦加既已各本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何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闢所惑也。爾爲明徹于前而闢惑于後，各本字奪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黃本然霍光有沈勇，而戰于廢王，此勇各本奪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闢鵬，明有

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明能無所惑，至膽已上七字各本奪能無所虧爾。各本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略，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又子言：各本作明無膽，各本重有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明字無矣。夫各本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謂有陽而生陰，可無陽邪？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一致，各本作欲以何明邪？幸更詳思，不爲辭費而已。各本有「

嵇康集第十七卷

自然好學論張叔遠作

此四字原鈔滅盡今從舊校各本張遠叔在自字上無作字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情黃本無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恐各本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卽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加各本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黃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弦，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且四字疑當爲古言云三字且卽下直其之壞字舊校及各本作曰非竹管，所以表哀。溝池沮嶮，各本二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欣然？貌悅心釋哉？字到尙何假于食膽蜚，而嗜昌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

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觀爇燭之光，雖不教告，亦曠各本然喜于所見也。不以向各本作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字從舊校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難詭，計而後原譌雜舊校及各本作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昔各本鴻各本荒之世，大樸各本未虧，君無文于上，民無競于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飢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各本二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爲黃本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原作一依塗，故奔驚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以各本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

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固知本二作各仁義務于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于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疑聚字之譌舊校以求馴，獸不羣于下加類字甚非以爲類，雖未所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處在閭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原作蒙本及上文改雖事以未來，情以本應，則無損于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于甘苦，身之于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于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乘，張變本作冕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爲貴。執書張變本作講擲張變本作講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爲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今若以明黃汪本字闕程本作藝二張本作講，堂爲丙舍，以諷誦爲鬼語，以六經爲蕪穢，以仁義爲臭腐，觀文籍則目瞶，修揖讓則變僂，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于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爲更

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陽也。俗語云：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古各本無文之治，各本可不學而獲安，不勤各本而得志；則何求于六經，何欲于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邪？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昌蒲菹耳。

嵇康集第八卷

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上各本無此二字舊校亦刪

夫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天

各本作決舊校同案天疾與壽強爲對文原鈔于義爲長

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

禍起于此，爲防于彼；則禍无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原作步據各數，荆德之忌，是何

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程本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

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養各本毒；久

居于溼，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怠，則昏喪女疾。各本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

而掘墓各本築室，各本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于形，而治加于土木，是疾無道瘳矣。各本詩

云：各本作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謗議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傳本

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于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

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祟；不張變本得蠶滋原作絲今正各本，爲忌祟滋多；猶自以
 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顯于桑火寒暑燥溼也，于是百忌自息，而爲原鈔利十倍。何者？先
 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者，各本無故求之之原鈔無術正。故忌祟常各本
 生于不知，使知性命猶知各本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箴祝程本謹祟，
 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各本下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原作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
 于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御覽一百八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
 知也。夫壽天之不可求，甚于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罡，各本作以
 速彭祖之天；必不幾二字御覽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五字原奪，是
 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趣程張變本作福，無
 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二字從舊則爲盡矣。夫避賊宜
 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于理動，不可妄原作鈔作妖各
 正求，一也。孔子有疾，醫字下原有監字舊校作者案即因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有疾天
 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要各本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謹祟，古之盛王無之，而

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啟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于實，而求之于虛，故性命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御覽一百十之雞，一闌原作闌今正各本作此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于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鯨，而後王彭祖三百，各本作七百舊校同此，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丘而觀居，各本立下有高字觀則知此，知伯疑徂之譌，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博，各本作爽愷而心各本作立制于帷牆，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字惟張變本有他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戒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思各本作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于水，而欲推之于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新各本作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即各本作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

至，則當

原作及舊校各本及難生中侯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筭于來問，終慎

神怪而不言。是以吉人

諸吉人字放此

顯仁于物，藏用于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

非所明也。吾無意于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

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邪？縱欲辯明神微，祛惑程本

起滯，立端，以明所由；黃汪程本立本蓋意下加一斷以檢有各其字要，乃爲有徵。黃汪程本立本蓋意下加一斷以檢有各其字

微俱 若但撮提羣愚，黃汪二張本愚下空二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

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邪？

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

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其各本無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
 英布畏痛，卒羅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事萬物，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
 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
 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
 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非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
 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于行事，定吉凶于智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
 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
 非是一邪？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壽；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
 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旣曰壽夭不可求，甚于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天。各本作疾
 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邪？不可求也。旣曰彭祖三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
 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天；求實于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于用身，性命之遂，
 得于善求。然則天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于愚智，則自然之
 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事，各本亦雅論之矛戟，惟程榮本與此合矣。
他本俱作福非。

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于懷抱之內，而得之矣。文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備各本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氣各本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黃汪程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過各本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邪？若謂豹相正當給廚，張本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于一和。苟和二字原奪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濟各本齊矣。

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邪？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故占者觀表，而得內也。苟宅能制人使從之，已上十七字各本奪則當吉之人，受災于凶宅；妖逆無道，獲福于吉居。爾爲吉凶之致，唯宅而已？更令原作全依各本改由人也，新便無徵邪？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後各本有驗邪？若此，果可占邪？不可占也？果有宅邪？其無

宅也

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兆。各本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唯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當餓。舊校于下加死字各本亦有而無當字然各有由，不爲闕中也。今見其同于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笙篴，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四字原奪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吉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唯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濶遷，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于昔如彼，足下非之于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

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順履二字各本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于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者之無十千，而謂田各本無壤墳邪？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

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凶吉。各本二字到持智原鈔字奪據舊校加各本作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程本識持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邪？

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思各本詳之。又當校各本字奪知二賢，何如足下邪？

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于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于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于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也。各本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各本故能獨觀于萬化之前，收功于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邪？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尙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避賊消穀四字各本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

衛康集第八卷

故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雪邪？欲以所識識下當奪六字黃注二張本作而□□黃注二
程本而下作求今人舊棄得，無似戎原作終據各本改人問布于中國，覩麻種而不事邪？吾怯于專
校作決古人蓋皆意補棄得，無似戎
斷，進不敢定禍福于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康集第九卷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難中
字各本無此二
舊校亦刪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原各本無此二據各本加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

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飭各本舊校同抑末有如彼

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譽聲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

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于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

誕。故二各本舊校同變本與此合。張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邪？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

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

之所疾爭也。夫苟各本舊校同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面邊各本作見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

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知所在，亦莫便各本作辨非有舟楫也。

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寶也。各本無實字案有者是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是本

字故然矣。若原鈔字無吾論曰：居殆實本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

之所說，信順既脩，則宅葬無貴。續古文苑作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

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殆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

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是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

天不可求之宅，而可得之和。舊校作利故論有可各本不知。是各本字闕足下忘于意，而責于文；

抑不本也。各本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

寡也。苟一人有命，則萬千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

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各本內

字有虎害。各本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脩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

外不同，鈞其非和，一睹各本作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于邪者慢于正，詳于宅

者略于和。走程本作以爲先，亦非齊于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

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

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

是以子陽鑲掌，巨君運魁，咸無益于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

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邪？其無宅也？似

未思其本耳。原鈔字無依各本及舊校加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逢虎所凶。而虎也，善

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邇各本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

來物矣。然亦卜之盡各本于此有蓋字案即因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

益于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則舊校亦刪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

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廩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如此之著。四字各本舊

校亦即知無太歲舊校于此加與字未刑德也。若脩古無違，亦宜吾論各本論下無所各本

字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

倉之報。此言當哉！若三者能脩，則農事畢矣。若盛各本盛以邪用，求之于虛，則宋人所謂予

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邪？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

按書：周公_{名本}有請命之事，仲尼_{名本}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事_{各本}不同也？故知

臣子之情，_{名本}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_{黃本作兒下者耳。各本}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

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是_{各本}圖宅，將爲禮邪？_{各本}其爲實矣。_{各本}爲禮則事異于古，爲

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_{各本}下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

而勸從_{黃汪程張}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_{當作二各}賢

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

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

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身_{原鈔字據舊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處各}

據足下所言，在所知邪？則可辨也。所不知邪？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于此矣。夫小知不及大

知，故常_{各本}乃反于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于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

忘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原作答釋難曰依各本及舊校改

夫先王垂訓，開制

各本中人

言之所樹。

黃本

賢愚不違，事之所由。

古今不忒

所以致教

也。若夫機神玄妙，

各本作玄機神妙無夫字

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

故善求者，觀物于微，觸類而

長，不以己爲度也。案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邪？

無乃得離之也？

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所限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也。又曰：

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唯

各本無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不爲無神也。

向墨子立公神之城，

作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

二字從舊校

可得合而一，兩

無不失邪？

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

字從舊校

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麤也。尋雅

論之指，謂河洛不神，

各本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

不答子貢，以救其

各本救作求

鬼，

各本同案難

中云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神鬼，

各本同

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顧

各本

古人之言，懼無鬼神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同

齊契于董生邪？而復顧

各本

古人之言，懼無鬼神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廢私之論，欲彌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各本董墨

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

于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當作後嗣？空借鬼神，以罔各本將來邪？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竝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

論曰：聖人

各本二字奪

鈞疾，而禱不同。故于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

爲情貌者也。難曰：若于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于身則否，未聞武王闕

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爲君父邪？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堯孔

作孔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

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以各本字奪誠勸，此復兩許之

言也。縱令惟戊盡于誠勸，尋論案名，當言有日邪？無日也？各本作邪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

事理。案：此言爲各本惡夫程本妖逆，故去之，未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于盛世，而來代

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季世繼以淫哇也。今忿各本作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滅

韶武邪？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邪？足下旣已善卜矣。乾坤

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人順之焉。有

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也。至于河洛宗廟，則譁匿而不信。類禱祈禱，則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專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恥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于原鈔字無據各本及舊校加誣妄。冢原作家據各本及舊校改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闌之羊，賓至而有死者，皆黃本無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降準龍顏，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當各本誤常生于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于廝養，雖辱賤而必尊。薄姬之困而復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塗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于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于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以各本作而得餓？英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而各本作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灾邪？既持相命，復惜舊校作借信順。欲飾二論，使得竝通；程本遇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

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難。

之下。吾謂不原鈔字無各本知命者，偏當無不順，疑當作懼乃畏巖牆。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

牆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程本

曰巖牆，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邪？若謂長平雖同于巖牆，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

期于必然，不立之誠，何所施邪？若此果有相邪？無相各本三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

不得係于命，將係宅邪？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吾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卒各本

異同，以難相命之其各本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邪？又前論已明吉宅

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秦同足以致，則足下嫌多，不

忍于吾也。已上十六字各本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之以黃汪二張理，負情之

對，于是乎見。既虛立吉凶字，句絕各本字調冀各本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各本

空一字張如此可謂善戰善字從舊校各本同案疑當矣矣。

論曰：卜之盡各本有蓋字舊校亦加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既各本

有程本以相命爲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

竟須幾箇爲足也？若唯信順，于理尙少。何以謂成命之理邪？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于卜，復

曰成命邪？且冒一諸錯，五字疑衍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命，字各本無有虎災，則隱于

各本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若得無恙，爲相敗于卜，已上九字何云成

相邪？若謂豹卜而得脫，本自各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急在蠲除。四字各本舊校同若謂凡有

所字各本無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邪？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

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邪？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命通，相成爲一，字各本不當各自行也。

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而望以各本作福報，無異假顏準

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案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之人，瞑目

而前，推遇任命，以閤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閤動而自得。正是

前論，命有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汪本之命矣，奚獨居汪黃

二張本可爲之宅，今不善相，四字各本作唯有閤作，乃是真宅邪？若瞑目可以得相，開目亦

無以作各本加也。智者愈當識各本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于澗瀍？問龜筮而食洛邪？若龜筮

果有助于爲宅，則知閤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苟閤作有不盡，則不閤豈非求之術邪？若必

謂龜筮不能善各本相于閤往，想亦不失相于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四字原奪校

加皆期于自得。自得苟全，則善卜。黃本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今疾
 夫設爲比之假顏。句絕各本此九字，謂奪爲貞，貴夫無故，謂之貞宅。句絕各本謂然，原鈔
 各本同今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異。各本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爲設貞，有故爲設
 宅。已上七字各本，謂奪爲貞宅二字，原奪依各授吉于閭遇，設爲減福于用知耳。各本
 吉凶之形，故自有理。可以有各本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
 必各本有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別。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
 之凶。但公程本侯之相，闡與吉會耳。各本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
 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賢各本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苟宅無情于
 擇賢，不惜吉于設爲，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厚薄，舊校除此二何得不鈞？前
 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于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邪？各本由此
 作各本言之：非從人而徵，宅案當重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鯨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剡，
 不減公侯。是知顏準四字原鈔奪據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各本侯下有質字舊也。
 故標識者，非原鈔字奪據公侯質也。吉各本此下宅字原鈔字各與吉者，宅實也。善宅各

二字善舊無吉徵而字各本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鑲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既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爲原鈔字善據張陶他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則案當誤程本吉宅本闕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芳華所以助，則作美他本闕吉宅當善一字程本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作各本人方，而有卜宅說。各本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邪？至刑德皆同此自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

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案當有一可字原爲，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邪？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地各本之吉，而或長于養宮，短于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婚，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

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三才相善，同會于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五當作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黃汪二張本謂下地無吉凶也？

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已各本云：有能占成居

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于前論，而復責吾難之于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一也。誣。既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

程汪本字闕邪藥之已病，其驗交原鈔又各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君子疑

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實，各本則恐所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

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白首各本白誤

無大魚也。

論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已上十四字各本奪不可以妄

求各本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二字原鈔作亦未知也今聞許便多于所知者，何邪？必生于

本謂之無，而強以驗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于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于所知爾。各本耳
 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端各本論究緒，系申二字程本或由子午他本非是□
 而得，非未失各本論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
 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異下程本有獵獸不期，則不敢舉各本舉上有訊字下有
案皆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賸索隱，何爲各本爲妄。

稽康集第十卷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作各本爰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因作各本自然，必託賢明。芒芒各本在昔，罔或不寧。華各本胥既往，紹以皇義。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降各本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作各本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沈淪。智惠張溥本日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臂立仁。黃汪張溥本作仁仁程本作名利各本作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馳，作各本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

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沈。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各本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虜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幸；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原作儲據張變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本改他本譌權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選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各本效。治亂之源，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各本其僊。虛心導人，允求儻言。師臣司訓，敢獻黃本在前。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引類聚二十三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類聚心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貳。各本恥躬不逮，期于必濟。若心疲體解，張變本或牽于外物，或累于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于去就。議于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

向所以各本無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類聚成一類聚而敗之。張本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燦耀，張本類聚同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各本類聚同齊舊校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各本者下有可字耳。類聚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舊校來意改當有時。其有各本衆人，又不當獨在後，各本六字事又不當宿。各本宿下有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各本怨下有或字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已上十七字原鈔託人之請求，則當謙言。各本無辭汪張本辭下空一字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累。各本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本作不差于宜，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差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面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

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于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各本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言，強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權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各本已無本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遯傳三字原奪據各本及舊校加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中各本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之。各本豫作也。且默以觀之，其是各本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各本二字作亟御覽四百九十六引無舍去之。御覽此將御覽闕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各本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爲直，則謂曲我者有私于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疑，當失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各本義無可，故黃汪二張當遠之。

也。然大都黃汪程溥二字到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爲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各本守下不已，或却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爲所撓。黃本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爲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以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及各本無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黃汪本字害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各本走下有者何，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重者，而來戲調，蚩笑友本無字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于不共；亦勿大求各本作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黃汪本人行自止也，自非各本非下有所字。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

者，必有爲而作損，各本貨微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此下黃七
字汪程本又慎不須離樓，各本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爲持之，勿稍
空十三字逆也。見醉熏熏，各本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有勿字

嵇康集跋

中散集十卷，吳匏菴先生家抄本，卷中譌誤之字，皆先生親手改定。自板本盛，而人始不復寫書；卽有書，不知較讎，與無書等。祇供蠹損溫爛耳。觀前賢於書籍用心，不苟如此，又可憑以證他本之失也。庚子六月入伏日，記於顧南原之味道軒。

乾隆戊子冬日得於吳門汪伯子家。張燕昌。

稽康集跋

六朝人集，存者寥寥。苟非善本，雖有如無。此稽康集十卷，爲叢書堂鈔本。且鮑菴手自雠校，尤足寶貴。歷覽諸家書目，無此集。宋刻則舊鈔爲尙矣。余得此於知不足齋，淥飲年老患病，思以去書爲買參之資。去冬，曾作札詢其舊藏殘本元朝祕史，今果寄余，并以此集及元刻契丹國志，活本范石湖集爲副。余贈之番餅四十枚。閒窗展觀，因記數語於此。觀張莒堂徵君跋，知此書舊出吳門，而時隔卅九年，又歸故土。物之聚散，可懼可喜，特未知汪伯子爲誰何耳。嘉慶丙寅寒食日晨雨小潤，夜風息狂。羹翁書。

四月望後一日，香巖周丈，借此校黃省曾本，云是本勝於黃刻多矣。余家亦有黃刻，暇日當取校也。前不知汪伯子爲誰何，今從他處記載，知其人乃浙籍，而寄居吳門者。家饒富，喜收藏骨董。郡先輩如李克山，惠松厓，皆嘗館其家，則又好文墨者也。是書之出於其家，固宜。後人式微，物多散佚，可慨已！然使後人得其物，而思其人，俾知愛素好古，昔有其人，猶勝

於良田良產，轉徙他室，數十百年後，名字翳如，不更轉悲爲喜乎？伯子號念貽云。余友朱秋厓，乃其內姪也，故稔知之。羹翁又記。

是書余用別本手校，副本備閱，於丁卯歲爲舊時西賓顧某借去，久假不歸，遂致案頭無副，殊爲可惜。頃因啓廚見此，復跋數語，俾知此本外，尙有余校本留於他所也。癸酉五月廿有六日，復翁記。其去得書之日，已八閱歲矣。

跋

右嵇康集十卷，从明吳寬叢書堂鈔本寫出，原鈔頗多譌敍，經二三舊校，已可籀讀。校者一用墨筆，補闕及改字最多。然刪易任心，每每塗去佳字。舊跋謂出吳匏菴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頗謹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據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義得兩通者，仍依原鈔，用存其舊。其漫滅不可辨認者，則从校人，可惋惜也。細審此本，似與黃省曾所刻同出一祖。惟黃刻帥意妄改，此本遂得稍稍勝之。然經朱墨校後，則又漸近黃刻。所幸校不甚密，故留遺佳字尚復不少。中散遺文，世間已無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樹人鐙下記。

嵇康集逸文

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太平廣記四百引續齊諧記

嵇康有白首賦。文選二十三謝惠連秋懷詩李善注

嵇康懷香賦序曰：余以太簇之月，登於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幽坂，乃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中唐。華麗則殊采阿那，芳實則可以藏書。又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姿歸漢，故因事義賦之。

藏文類聚八十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引嵇含槐香賦文與此同類聚以爲康作非也嚴可均輯全三國文據類聚錄之張溥本亦存其目並誤

嵇康酒賦云：重酎至清，淵凝冰潔，滋液兼備，芬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八案同卷又引嵇含酒賦云：浮豔萍連

摩華設疑此四句亦嵇含之文

嵇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太平御覽八百十四

嵇康琴譜云：懿吾雅器，載璞靈山。體具懿真，清和自然。操以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

玉潤外鮮。昔在黃農，神物以臻。穆穆重華，託心五絃。託心書鈔作記以改閑邪納正，聲聲其僊。宜和養氣，初學記十六卷一作素介乃遐年。北堂書鈔

嵇康太師箴曰：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捨去，此關之兆也。太平御覽四十六卷嚴可均曰此疑是序未敢定之今案此家說也見本集第十卷御覽誤題余

嵇康燈銘：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綬長舒。見全三國文不著所出今案雜詩也見本集第一卷亦見文選

嵇康集目錄世說注御覽引曰：孫登者，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土窟

中得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

衣服飲食，得無辭讓。魏志王粲傳注世說新語樓逸篇注御覽二十七又九百九十九

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李善注

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同上

嵇康集著錄攷

隋書經籍志：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三卷。梁錄一卷

唐書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嵇康集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嵇康集十卷。

崇文總目：嵇康集十卷。

鄭樵通志藝文略：魏中散大夫嵇康集十五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嵇康集十卷。右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丰儀，不事蕩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老莊，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

文帝遇害。

九表遂初堂書目：嵇康集。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嵇康叔夜撰。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銍縣稽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嵇康集十卷。案下全引見氏說書志陳氏解題並已見

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嵇康文集。一部一冊

葉盛菴竹堂書目：嵇康文集一冊。

焦竑國史經籍志：嵇康集十五卷。

錢謙益絳雲樓書目：嵇中散集二冊。陳景雲注云十卷黃刻佳

錢曾述古堂藏書目：嵇中散集十卷。

四庫全書總目：嵇中散集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舊本題晉嵇康撰。案康爲司馬昭所害，時當

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爲魏人，不當爲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外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尙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文論六十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

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見卷八註云：稽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師箴，聲無哀樂論，余明刻本野客叢書作僕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稽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有康詩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千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遼達下一字已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其詞旨玄遠，率根於理，讀之可想見當時之風致。文下有此十九字。崇文總目謂：稽康集十卷，正此本爾。唐藝文志謂：稽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楙所言，則樵之妄載確矣。此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雜著二篇，論九篇，箴一篇，家誡一篇，而雜著中稽荀錄一篇，有錄無書，實其詩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蓋明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總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爲康作，此本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爲精審矣。

四庫簡明目錄：稽中散集十卷，魏稽康撰，晉書爲康立傳，舊本因題曰晉者繆也。其集散佚，至宋僅存十卷。此本爲明黃省曾所編，雖卷數與宋本同，然王楙野客叢書稱康詩六

十八首，此本僅詩四十二首，合雜文僅六十二首，則又多所散佚矣。

朱學勤結一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計一本。魏穆康纂明嘉靖四年黃氏仿宋刊本。

洪頤煊讀書叢錄：嵇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三國志

原傳裴松之注，張邈父邈字叔遼，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今本亦有此篇。又詩六十六首，與

王琳野客叢書本同，是從宋本翻雕，每葉廿二行行廿字。

錢泰吉曝書雜記：平湖家夢廬翁天樹，篤嗜古籍，嘗於張氏愛日精廬藏書齋閒記，其

所見猶隨齋批注書錄解題也。余曾手鈔。翁下世已有年，平生所見當不止此，錄之以見梗

概。嵇中散集余昔有明初鈔本，即解題所載本，多詩文數首，此或即明黃省曾所集之

本歟。

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嵇中散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嘉靖乙酉，黃省曾仿宋本，

每葉二十二行，行二十字，板心有南星精舍四字。程榮校刻本。汪士賢本。百三名家

集本一卷。乾坤正氣集本。靜持室有顧沅以吳匏菴鈔本校於汪本上。

江標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嵇中散集十卷，明汪士賢刊本。康熙間，前輩以吳匏菴手

抄本詳校，後經藏汪伯子、張燕昌、鮑渌飲、黃蘊圃、顧湘舟諸家。

繆荃孫清學部圖書館善本書目：嵇康集十卷，魏嵇康撰。明吳匏菴叢書堂鈔本，格心有叢書堂三字，有陳貞蓮書畫記，朱方格界格方印。

陸心源館宋樓藏書志：嵇康集十卷。

舊鈔本。晉嵇康撰。案此下原本全錄顧氏記及堯翁三跋並已見。余向年知

王雨樓表兄家藏嵇中散集，乃叢書堂校宋抄本，爲藏書家所珍祕。從士禮居轉歸雨樓。今乙未冬，向雨樓索觀，並出副錄本見示。互校，稍有訛脫，悉爲更正。朱改原字上者，抄人所誤。標於上方者，已意所隨正也。還書之日，增誌於此。道光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妙道人書。

案：魏中散大夫嵇康集，隋志十三卷，注云：梁有十五卷，錄一卷。新舊唐志，竝作十五卷，疑非。其實宋志及晁陳兩家竝十卷，則所佚又多矣。今世所通行者，惟明刻二本。一爲黃省曾校刊本，一爲張溥百三家集本。張本增多懷香賦一首，及原憲等贊六首，而不附贈荅論難諸原作。其餘大略相同。然脫誤甚，幾不可讀。昔年曾互勘一過，而稍以文選類聚諸書參校之，終未盡善。此本從明吳匏菴叢書堂抄宋本過錄，其傳鈔之誤，吳君志忠已据鈔宋原本校正。今朱筆改者，是也。余以明刊本校之，知明本脫落甚多。荅難養生論「不殊于榆柳也。」

下脫「然松柏之生，各以良殖遂性，若養松於灰壤」三句。聲無哀樂論「人情以躁靜」下，脫「專散爲應，譬猶遊觀於都肆，則目濫而情放，留察於曲度則思靜」二十五字。明膽論「夫惟至」下，脫「明能無所惑至膽」七字。蒼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爲卜無所益也」下，脫「若得無恙，爲相敗於卜，何云成相邪」二句。「未若所不知」下，脫「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然智所不知」十四字。「及不可以妄求也」脫「以」字，誤「求」爲「論」，遂至不成文義。其餘單辭隻句，足以校補誤字缺文者，不可條舉。書貴舊抄，良有以也。

祁承燦澹生堂書目：稽中散集三冊。十卷 稽康 稽中散集略一冊。卷一

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稽中散集十卷。每卷目錄在前，前有嘉靖乙酉黃省曾序。稱校次瑤編，彙爲十卷，疑此本爲黃氏所定。然考王琳野客叢書，已稱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繕寫十卷本，又詩六十六首。與王琳所見本同。此本即從宋本翻雕，黃氏序文，特誇言之耳。每葉廿二行，行廿字，板心下方有南星精舍四字。收藏有世業堂印。白文方印。繡翰齋朱文長方印。

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稽中散集二本。趙書後歸 絳云樓

五，
附四。

高儒百川書志：嵇中散集十卷。魏中散大夫，譙人，嵇康叔夜撰。詩四十七，賦十三，文十

集 康 祹

集 康 祹

5.



著

者

魯

迅

編

纂

者

魯

迅

先

生

紀

念

委

員

會

發

行

者

魯

迅

全

集

出

版

社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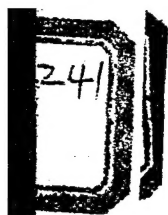
年

十

月

版

冊 十 三 訂 分 部 每



106554